

楔子

耳機中偶爾閃過微弱的沙沙噪音，在壓抑的寂靜之中，富有磁性的男音突然響起，

「娃娃，我找到地圖上那個房間了。」

「有沒有未知的警報器？」耳機裡傳來少年清脆的嗓音，口吻卻格外肅然。

「沒有，和資料上說的一樣。」

「木頭，找到目標了嗎？」娃娃呼喚另一個名字。

「暫時沒有。」低沉的男聲波瀾不驚。

娃娃沉吟了一下，「天蠍，準備入侵。」

「好。」磁性男音略帶笑意地回答了他。

「記住，四點五秒，現在，一、二、三——開始行動！」

娃娃一聲令下，不被人所注意的小小配電室裡，修長蒼白的手指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鍵盤上飛舞，啪啦啪啦的聲音像是一串咒語，在他最後敲下 **Enter** 鍵時，天蠍面前的紅色光線突然消失，地面上的藍光也驟然黯淡，男子的身體瞬間由靜轉動，高大身軀以輕盈的動作穿越了剛才那片區域，一眨眼便到達另一頭，就在他落地的瞬間，身後的紅藍兩色光芒再次亮起。

天蠍回頭看了一眼，勾起一抹笑意。

四點五秒，分毫不差！

接下來設置了複雜生物密碼的鋼鐵大門也不能阻止他的腳步，當銀白色的大門敞開時，一個簡陋的房間出現在視線內，而房間正中央，一條石柱上有著個透明的玻璃盒，裡頭擺放著一塊嬰兒拳頭大的紅寶石，奪目的血紅色光彩連心志堅韌的殺手都會目眩神迷。

寶物近在咫尺，但天蠍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惕，他機警地觀察房間每一處，很快就發現了一個不對勁的地方——

滴答。

微弱的滴答聲隱隱約約從石柱後面傳來，天蠍心生不妙，慢慢上前，只見一個紙箱放在石柱後。天蠍顧不得可能存在的警報，立刻上前打開紙箱，在扯開隔音海綿後，一個電子計時器頓時出現在他眼前——

定時炸彈！

天蠍大叫道：「立刻撤退！這是陷阱！有炸彈，還有半分鐘！」

「什麼！撤退！立刻撤退！」

娃娃驚呼一聲之後立刻做出了判斷，此時天蠍已朝大門奔去！

「啊啊啊，我已經在跑啦！」

耳機裡傳來天河大呼小叫的聲音，娃娃匆匆拎上自己的背包朝出口處狂奔，然而，半分鐘，他們又能跑多遠？

「滴答、滴答……」似乎每個人都聽到了這個催命的聲音，微弱卻清晰！

「滴答——」

世界忽然安靜了下來，時間彷彿在這一秒停頓了，剛跑出紅外線探測區的天蠍、正從外牆翻下的木頭、抱著電腦跌跌撞撞的天河，還有眼看就要躲進樹林的娃

娃——

「轟！」

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響徹雲霄，熱浪將方圓半里內的泥土全部掀起，奔跑中的四個人瞬間被氣流捲入。灼熱的火焰焚燒著他們的身體，音浪刺穿耳膜，氣流衝擊內臟，痛苦、暈眩、黑暗，各種象徵死亡的感受幾乎令他們滅頂！

彷彿被碎屍萬段的疼痛中，娃娃強行睜開眼睛，想在死亡面前做最後的掙扎，卻被一個黑色的漩渦吞沒，只見三個同伴也在不遠處旋轉翻滾著……

第一章

有什麼比穿越更糟糕的嗎？

當然有！比如說穿越後變成小孩子。

有什麼比穿越後變成小孩子更糟糕的嗎？

絕對有！比如一起穿越來的同伴少根筋。

「太好了，我們居然穿越了，我等這一天等了好久啊！哈哈哈哈……」

藍天綠樹下，唇紅齒白的小蘿莉激動地亂叫，身上不合身的T恤和牛仔褲沒有阻礙「她」手舞足蹈，反倒令「她」更加興奮。

顧輕塵無語地看著同伴。姑且不論那個整天戴著口罩、蓋著亂糟糟的劉海，每天只知道對著電腦的宅男天河為什麼會變成青絲及腰、瓜子臉、大眼睛的樣子，怎麼看都是惹人憐愛的小蘿莉，單是這傢伙發現狀況後的反應就足夠讓他頭疼了。穿越是這麼好玩的嗎？人生地不熟的，甚至連個合法身分都沒有，別一進城就先被人捉起來才好！

如果可以，他才不想穿越。

他是個殺手，穿越前和娃娃、木頭、天河共同接了個任務，卻在執行任務時遭遇大爆炸，四人都被強大氣流捲到像黑洞一樣的空間，在那裡他和娃娃、木頭失散，昏迷前，他盡可能拉住天河，當他再醒來時，就是眼前這狀況。

定了定神，顧輕塵準備計劃一下接下來要怎麼辦——天河這個穿越小說深度中毒者，顯然是靠不住了。

不過還沒等他想好，外表似小蘿莉的天河已經拖著衣服歪歪扭扭地跑過來，嚷道：

「天蠟，我們穿越了欸，我們可以爭霸天下、坐擁美人了！興不興奮？那些小說裡的穿越者可都是超級厲害的，後宮三千，真正的後宮三千啊！哈哈……」

「咳，天河，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」

「什麼？」天河眨巴著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粉嫩嫩的少女臉更加嬌俏可愛。

顧輕塵頭疼地別過眼，避開這張太容易讓人誤會的臉蛋，無奈道：「你知道我們現在穿越到什麼年代嗎？」

「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嘛！反正肯定是古代，你看這天、這樹、這草地，標準的穿越古代場景，啊！咦？你是不是擔心不能適應古代生活？不用怕，有我罩著你，我可是特別研究過歷史的，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沒有我不知道的典故！

「如果是魔法世界就更好了，穿越者不是都有主角光環嘛！而且我還研究過各種穿越必備的物理、化學、機械知識，發明東西絕對不成問題。」天河樂天的說，

咧出一口發光的白牙。

顧輕塵都要給這個少根筋的傢伙跪下了。他哭笑不得地說：「但你有沒有想過，萬一我們穿越到石器時代呢？沒有工業基礎空有知識你怎麼生產東西？或者近一點，穿越到清代，漢人的地位並不高，而且我們連個合法身分都沒有，能有什麼好下場？」

天河笑嘻嘻道：「不怕，我研究過中國史，遇到這種情況，只要找個偏僻的小村子，說是外地來的災民，再給當地里正塞點錢就能弄到身分了。」

顧輕塵很懷疑事情真有這麼簡單，但看同伴自信滿滿的樣子，便不再多說什麼。商量了下，決定晚上到外面看看情況再說。

兩人在樹林裡待了一天，入夜才潛入村子，偷了兩套衣服各自換上。長髮的天河學著這裡的人梳了個簡單的髻，而顧輕塵則用頭巾包住顯眼的短髮。

第二日，他們沿著官道前往大城，好在城門守衛並未盤查往來百姓的身分，兩人頂著可愛的孩童模樣順利通關。

一進城，天河不住地大呼小叫，「這裡究竟是哪裡？這衣服怎麼不倫不類的？咦，怎麼還有橡膠做的鞋？那是什麼？怎麼像沙發……」

好在他說的是英語，旁人也聽不懂。

顧輕塵順著同伴的視線左右看了看，果然一派的突兀，各種狀似現代物品的東西隨處可見，可不不論百姓衣著還是建築又都是古典風，充滿了時空錯亂的感覺。他想不明白也懶得去想，典當了些不重要的東西，用換來的錢買了一份報紙。

「居然有公開發行的報紙，還是印刷的！」天河不可思議地驚呼，看到同伴投來詢問的目光，這才解釋，「我沒記錯的話，明代中葉以後，朝廷才允許民間公開發行刊物，印刷術在報刊行業的普及也沒有早於這個時間……呢？大永王朝太始十二年？這是什麼朝代？」

他一把扯過報紙，死死盯住第一版右上角的日期，發出一聲哀號，「不是吧！我們穿越到異世界了！」隨即他目光又落在版面正上方的一行像花紋一樣的小字上，「居然有英文？」

顧輕塵也注意到了那段英文，輕聲讀了出來，「天河、天蠍，我是娃娃，如果你們需要幫助，就到任意一家佟家商鋪找掌櫃，暗號是……」一條訊息告一段落，緊跟著第二條，「木頭，快給我死出來！」

顧輕塵失笑。

娃娃和木頭是老搭檔，而自己及天河和他則是在這次任務中才認識的，親疏不同，留言內容也天差地別。

天河興奮地叫起來，「娃娃好像在這個世界已經發達了，我們可以去找他。天蠍，我們快去吧！」

顧輕塵卻沒有他這麼激動，「你等等，我們和娃娃也只是剛剛認識，而現在娃娃在這裡是什麼身分、做什麼、是什麼樣的人，我們一概不知，如此貿然找上門，你確定妥當？」

天河微愣，也冷靜了下來，沮喪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先觀望一下，他在留言中提到佟家商鋪，我們可以順著這條線查一下。」

於是，兩人混跡在茶樓裡打聽佟家商鋪的傳聞。

這是一個十年前才崛起的商家，各種新奇好用的產品層出不窮，迅速發展壯大，那些老字號的商家數次想要打壓但都被反擊得體無完膚。如今佟家商鋪已遍佈全國，儼然有天下第一商賈的勢頭。

而在背後主導這一切的，是南宮家族那位不過十一、二歲的小少爺——南宮樂。事實上，佟家商鋪就是南宮家的產業，只是這個時代輕賤商賈，有頭有臉的人都要另外掛個名來經商，否則會教人看不起。

旁人不信主導這一切的會是個十來歲的孩子，可顧輕塵和天河卻能肯定，南宮樂就是娃娃！

既然他們能年輕十歲，娃娃不小心年輕過頭變成真「娃娃」也沒什麼不可能。在現代，身為頂級詐欺犯的娃娃想要在這個時空做出一番事業，根本只是動動手指頭的事，畢竟經商靠的是腦袋，身體年齡根本不是問題。

兩人很快就依據報上的訊息聯繫到娃娃。

與顧輕塵兩人不同，娃娃十二年前就來到這個世界，身體已經沒了，只剩下靈魂，投胎到一個不屬於自己的身體，因此樣貌也和前世截然不同。若不是這個少年用英語說話，顧輕塵還真無法肯定他就是娃娃。

聽完顧輕塵簡單敘述來到這裡的經過，南宮樂若有所思道：「看來隨著掉出黑洞的時間不同，原本身體的年齡也會有所不同。我應該是最先掉到這個世界的，就只剩下靈魂，而你們的身體也變小了。」他看了眼漂亮的小蘿莉，笑道：「天河，原來你長這模樣啊。」

天河噘嘴，他最討厭別人討論他的容貌！

顧輕塵沒說話，只是靜默地看著南宮樂。

南宮樂露出一排潔白的貝齒，「既然你們剛到這裡，我先替你們辦個合法的身分，然後你們看看想要做什麼。」或許是怕兩人心中存疑，他接著解釋，「我們幾個對這世界來說是異類，如果我們不團結一心的話，日後對誰都不好。」

顧輕塵點頭，算是認同他的提議了。

南宮樂爽快道：「日後有什麼打算嗎？如今我也算是有權有勢，想要什麼，儘管跟我說。」

天河撓撓頭，茫然道：「我還沒想好，本來以為穿越到熟悉的歷史裡，我還可以未卜先知，可這個世界我不熟，現代的一些東西你也都發明出來了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。」

南宮樂腦筋動得極快，「那不難，我名下有個研究所，你要有興趣，可以去那裡做工程師。」

天河一聽，立刻笑開了花，「好啊！我可是看了無數穿越必備的技能書，不論是鑄鋼煉鐵還是造船製炮我都會。」

南宮樂大樂，「太好了，那以後你就是研究所的首席工程師。那你呢，天蠟？」

他將目光投向另一個同伴。

顧輕塵抿了口茶，沉默不語。

沒見到娃娃之前，他考慮過和天河一起做生意，以他們超越這個時代的前衛思維，財富唾手可得。但既然娃娃已經富甲天下，他再從商也意義不大，而且他還沒狂妄到在一個頂級詐欺犯面前班門弄斧，更別說天河已經被娃娃攬入旗下。

除此之外呢？

這時南宮樂湊近笑問：「天蠍，考不考慮建立一個殺手組織？」

他心中一動，神色沒什麼變化，淡淡的道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「如今江湖上的殺手組織以『血殺令』為首，雖然這個組織和我也還算和睦共處，不過尖刀還是握在自己人手裡比較牢靠嘛。」

顧輕塵反問：「這個世界有所謂的內功吧？我若建立殺手組織，殺手從何培養？又如何和這個世界的高手相抗衡？」

南宮樂笑道：「前期我可以借人借錢借功法，還可以幫你剿滅血殺令，將其旗下殺手收歸己用。不瞞你說，這些年我研製出一種內力速成的藥方，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，只要十年，就能讓一個普通人擁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內力——這在江湖上已經可以稱得上高手。」

顧輕塵瞥了他一眼，「你出力組建，我要如何回報？」

南宮樂綻開甜美的笑容，「咱們親兄弟明算帳，多少就是多少，日後你還我，誰也不欠誰。組織是你的，當然，基於我們的合作關係，你的尖刀不能傷害自己人，是吧？」

顧輕塵點頭。因為同為「外來客」，胳膊沒道理往外彎，就算娃娃不開這個口，他也會這麼處理。

南宮樂伸出手，問道：「準備給你的尖刀取什麼名字？」

顧輕塵伸手回握住他的，輕輕吐出一個詞，「輪迴。」

三年後

太始十五年，今年柳州的夏天來得有些遲，都五月了，天氣還是乍暖還寒的。魯德厚走在幽僻的小路上，嘴角帶著喜孜孜的笑。他退隱江湖已有十多年，如今再露面，那些後輩也只當他是個面目和善的普通老者，誰也不知道鬢角花白、腳步穩健的他正是當年江湖上赫赫有名的「劈山魯」。

不過魯德厚也樂得如此。

認不出他，自然就不會非議他。

魯德厚承認自己有個容易惹人非議的嗜好——玩虐變童，尤其是那些眉宇間帶點風骨傲氣的少年最對他的胃口，鞭打幾下，他們雪白的肌膚上就會浮現一道道緋紅的傷痕，就像是雪地裡綻放的梅花，妖豔奪目。嬌嫩的玉莖在皮鞭、玉針的伺候下變得紅腫硬挺，他那根老而彌堅的陽物也會不由自主地硬起來，狠狠地捅進身下人未竟開拓的肉穴，少年發出尖銳的慘叫，火熱的肉壁卻會淫亂地死死纏上來，那樣的緊度普通人或許都要吃痛，可他魯德厚練得一身銅筋鐵骨，那寶貝硬

如鐵杵，他最愛用它「疼愛」他的玩具們。

他今天心情很好，手下又替他送個小美人過來。那人一掀車簾，魯德厚就移不開眼睛了。

少年約莫十四、五歲的年紀，生得唇紅齒白，要說多美貌倒也未必，和樓裡的其他美人比起來，充其量只能說是俊秀，可就是那雙眼讓他增色不少，黑白分明、乾乾淨淨，一眼就望到底，彷彿看入一汪清泉，教人心曠神怡。

又見他一身素淨青衣，背脊挺得筆直，走起路來輕輕慢慢，似謫仙般不染纖塵，卻又好似不堪生活折磨，從那粉白的唇間和纖瘦的玉指間透出幾分脆弱，教人心生憐惜。

煙花地裡的美人千依百順、千嬌百媚固然惹人憐惜，可偶爾遇到這麼個不沾風塵的，就更讓人心癢難耐。

魯德厚極是憐惜地將人扶下馬車，不知情的人看了還以為是哪家老奴在伺候主子，哪有半點恩客的得勢。但一進門，他就將少年的手攥進懷裡，細細撫摸。

這手潔白如玉、骨節分明、指頭纖長，五片指甲像花瓣一樣粉嫩。魯德厚越摸越是喜歡，恨不得現下就用皮繩將人綁起來狠狠抽打。

「夜兒，你的手真是漂亮。」魯德厚愛不釋手。

被喚作「夜兒」的少年眼瞼半垂，似是不願，但又沒有反抗。

他這反應撩得魯德厚更興奮了。凌虐起來，那無聲反抗的模樣定然豔麗動人。

魯德厚命人將少年帶下去沐浴更衣，等待的時間裡，他為自己煮了一壺茶，聞著茶香，感覺心慢慢平靜，身體卻益發興奮。他沉醉於這種感覺，就像是回到年少以一敵眾時，那種頭腦異常冷靜、血液卻異常沸騰的全盛狀態。

不久，下人就來稟告人已經沐浴更衣完畢。

魯德厚微微一笑，起身朝後院走去。不過他才剛走過拱門，長子魯平川急急趕來叫住他，「爹爹！」

他皺了皺眉，不悅道：「何事如此驚慌？」

魯平川喘了口氣，努力穩住聲音卻還是透出一絲激動的顫抖，「天機谷少主突然造訪！」

「不過就是天機谷少主而已……什麼，天機谷少主？」魯德厚驚詫地睜大眼睛，

「他怎麼來了？你確定過身分了嗎？」

魯平川無奈回答，「說是遊歷至此，仰慕爹爹之名特來拜訪。兒子也不敢確定他的身分，不過他拿出天樞令，看起來像真的。」

魯德厚考慮了下，道：「不論是真是假都要見上一面。」

不捨地看了眼後院的方向，他抬腳大步走向前廳。

天機谷是江湖中非常獨特的一個存在。它就像是一個隱士，行事低調，幾乎不參與任何武林紛爭，但如果因為它的安靜沉默就小瞧了它，那可就大錯特錯。

天機谷擁有江湖上最頂尖的內功心法，偶爾在江湖上出現的一、兩個弟子都擁有

與其年齡不符的高強武藝，而且底子紮實，絕非那些邪門歪道的速成法可比。然而，武學之道在天機谷聞名江湖的四大機術中僅排行第三，其上有奇門遁甲之術和機關之術，其下則有藥毒之術。

傳聞天機谷每一代谷主都是天縱之才，通曉四大機術之外還飽覽群書，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無一不精。

短短的路上，魯德厚將天機谷少主的模樣想了好幾遍，雖然左右不離「青年才俊」這個形容，可真正見到時還是大吃一驚。

進門時只見一個年輕人背對廳堂門口站著，似乎在打量中堂，雙手負在身後，一身黑衣，身量挺拔高挑，透出一股肅穆與威嚴，魯德厚腳步頓了頓，恍惚間好像回到了年少時拜見爹親大人的感覺。

就在這時，年輕人緩緩轉身，一雙烏黑眼瞳淡淡掃來，目光若利劍般破空而來，令魯德厚心神一震，邁過門檻一半的腳步當下滯住，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是好。年輕人倒是微微一笑，拱手一禮，清朗嗓音禮貌十足地說：「魯門主，晚輩貿然來訪，真是多有打擾。」

他這才回過神來，進了門，還禮道：「好說、好說，久聞天機谷大名，今日得見少主尊顏，也是老朽的榮幸。公子請坐。來人，上茶。」

年輕人笑著坐下，這才道：「離傲此番奉谷中長輩之命外出行走，增加閱歷，以便日後接掌谷主大任，想起魯門主的威名，特來拜訪。來得倉卒，多有失禮，還請見諒。」

「呵呵，公子客氣了。」魯德厚笑道：「天機谷長老如此安排也是用心良苦，目光遠大，難怪天機谷能一直在江湖中處於超然地位。」

隨著熱茶端上，淺淺抿了幾口，魯德厚的心才漸漸平靜下來，悄然打量起天機谷少主，暗道一聲果然是人中龍鳳！

離傲很年輕，最多不過十八、九歲，面容俊美不凡，劍眉飛揚，桃花眼中波光瀲灩。當他眼瞼半垂時，濃密長睫便半掩去眼中的光芒，神祕得讓人忍不住沉溺探索。可真要對上，便像是墜入深不見底的古潭，連靈魂都要被吸進去。

他不但臉長得好，一身氣質更是非凡。站如松，坐如鐘，舉手投足間從容淡然，沒有半點侷促，甚至連多餘的動作都沒有。如此裝扮舉止配著他的年齡非但不顯老成，反倒是沉穩尊貴，端的是大家風範！

魯德厚再三在心裡讚嘆好個非凡人物，同時又覺有些可惜——天機谷少主如此容貌氣度自然勾起他的色心，只是他玩虐變童這麼多年還能不出大事，全賴他那好眼力，如此少年就算不是天機谷少主也絕不是普通人家能養出來的，他魯德厚再色欲薰心也不敢染指。

真要玩，那夜兒也是極品。

魯德厚耐著性子與離傲寒暄，心早就飛到後院那乾乾淨淨、漂漂亮亮的小美人身上，忽聞離傲想要參觀一下家裡，分神之下也沒注意到這個要求有多冒昧就點頭答應下來。等回神才感到懊惱，但這時候也不好改口拒絕，只能安慰自己這是親近天機谷的好機會。

沿著迴廊走了一會，至一條岔路前，魯德厚本想將客人往左邊引，卻不料離傲忽然指著右邊那條小路問：「魯門主，不知這條路通往哪裡？瞧那邊茂林修竹，幽靜宜人，似乎是一方清修的好天地。」

魯德厚心中忐忑，強笑道：「那裡只是個普通的小園子，說茂林修竹真是抬舉了，不過是因為較為偏僻，沒怎麼打理，就讓那些野竹長起來。」

「哦？那晚輩可否參觀一下？」

「啊？離公子……」

不等主人家出言婉拒，離傲已大步走上通往小園子的路。

魯德厚急得滿頭大汗，幾次想要阻攔，卻又顧忌對方的身分不好將話說白，一猶豫，兩人已經穿過曲徑，來到一個不怎麼起眼的院落門口。而這時離傲也停下步伐，像是看到什麼不可思議的事，眼睛失神地看著前方。

魯德厚順著他的目光看去，也被眼前的光景奪去心神。

少年一身雪衣站在樹下，輕抬手腕扶上低垂樹枝上的花朵，溫柔得像是在撫摸心上人的青絲。他低頭淺嗅，白皙的肌膚在陽光下猶如羊脂白玉一般細緻無瑕，他的容貌只是俊秀，卻清雅得猶如他手中的白梨花，纖塵不染，又好像掠過指尖的輕風，稍一用力就會消失。

像是察覺什麼，他側目看來，那雙清澈分明的眼瞳中蕩漾著粼粼水波，搖搖晃晃的滴落在心田間，教人心扉沁涼，如忘世俗。

魯德厚舔了舔嘴唇。這夜兒真是個寶貝，到了晚上定要好好疼愛一番，不過眼下還有個大麻煩沒解決。

「離公子？」他小心地喚了一聲，心中暗自為天機谷少主的失神而得意，但提防之心卻絲毫不敢鬆懈。

離傲恍然回神，頗為無禮地問道：「他是誰？」

魯德厚心中不悅，但礙於對方身分，還是耐著性子回答，「乃是故人之子，暫時借宿於此，因不喜人打攪而替他安排一座安靜的院落。」

離傲「哦」了一聲，似乎想要過去打聲招呼，然而他才走了半步，少年已對魯德厚微微躬身施了一禮，旋即轉身避入房中，闔上門，不欲與人來往的態度顯而易見。

離傲訕訕然收回步伐，瞥了眼魯德厚，笑咪咪地說：「晚輩失態了，還請魯門主見諒。門主這位故人之子與晚輩一位舊識相似，一時驚訝，教門主看笑話了。」

魯德厚暗讚這夜兒識大體，面上笑道：「無妨。這孩子膽小，比不上公子年紀輕輕就有如此大家風範。離公子這邊請，老朽後院有一奇色牡丹，正好昨日開了花……」

離傲隨魯德厚看過牡丹後就告辭了，魯德厚送他出了大門，馬上迫不及待地折回小院。

「我的夜兒，我來了……」

他笑咪咪地走進房間，落了鎖。

喀嚓！

鐵鎖閉合的聲音震落院裡幾朵雪白的梨花，彷彿連花草都知道當這扇門再次打開時，又有一名可憐少年將如這些脆弱的花枝一樣殞落。

離傲一離開魯家，便有一名藍衣少年從暗處轉出，跟了上來。

「少主？」看主子都走老遠還面帶流連之色，小舒不免有些擔心。

自從剛才在茶樓喝茶偶然看到那個坐在魯家車上的美人後，少主就開始魂不守舍，堂堂天機谷少主竟貿然跑到人家家裡去拜訪，雖然不知道進了門之後發生什麼事，可用腳指頭想也知道定是去找那個美人！這可不好，那美人是從風塵之地來的，若是讓夫人知道了……

離傲才不管自己的小廝在擔心什麼，興致勃勃地問：「小舒，讓你去查美人的來歷你查到了嗎？」

小舒暗自嘆了口氣，還是盡職稟報，「回少主，小的查過了。那人花名冷夜，是天香樓的小倌。」

離傲皺眉，「小倌？他怎麼可能是個小倌。」

小舒撇嘴道：「那人之前是個清倌，但在樓裡也待了半個多月，這一帶的人都知道他。模樣生得好，氣質高潔，雖然性子冷，但捧場的人不少，今兒個一掛牌就被有心人買走了。說來這魯德厚在江湖上名聲不錯，背地裡居然是個人面獸心的傢伙，他玩了很多小倌，每一個被他帶走後就都只剩半條命回來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離傲又驚又怒，清朗的嗓音頓時變成刀斧一般尖刻銳利，「你說魯德厚對那些小倌做了什麼？」

小舒忙道：「這些年魯德厚一直派人在附近城鎮蒐羅小倌，被他帶走的小倌送回來時皆遍體鱗傷，鞭打的，火燙的，還有那地方都腫得不成樣。據說每個小倌都要休養一兩個月才能下得了床呢。不過魯德厚給的報酬也特別豐厚。」

離傲挑眉，「這麼惡劣的事都沒人知道嗎？」

「魯德厚做事十分謹慎，他雇了個市井之徒專門為他競標小倌，之後先送到一座別院，再換人換車帶入魯家大宅。馬車直接駛入後院，估計小倌下車後也不知道在哪兒了。送回去時也是先送到那座別院，再輾轉送回青樓，這樣就沒人知道這些小倌的去向。」

「可惡，早知道是這樣，剛才我就該把人帶走！不行，我得回去一趟。」離傲說完就要掉頭。

小舒連忙拉住他勸道：「少主，不行啊！現在魯家人都知道您是天機谷少主，您這麼回去要人會落人把柄的，回頭夫人那邊不好交代啊！」

離傲一愣，冷靜下來，想了想，他咬牙冷聲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只好讓美人受點苦了，我們晚上時潛入魯家，將人救出來。」

「啊？可是——」

「沒可是了，就這麼決定。」他揮手打斷小廝的勸阻，又轉頭朝他眨眨眼，「你家少主的功夫你還信不過？」

「好吧，不過少主您可千萬小心，絕對不可以暴露身分。」

天色剛黑，離傲就換上夜行衣，從後院潛入魯家大宅，只見他形如鬼魅，悄然無聲地越過巡邏者頭頂，直奔那處隱藏在竹林之中的院落。

魯德厚一直以來都是在這院落玩虐變童，為免他人知道，連家人都不讓靠近。這倒是方便了離傲，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院落。屋子門窗緊閉，裡面雖然點著燈，卻沒有絲毫動靜。

離傲小心地頂開窗子翻了進去。屋中無人，想來另有暗道密室。他屏息聆聽片刻，卻沒發現哪裡有動靜，無奈之下只能在屋中盲目尋找。找了一會，倒還真讓他找到機關，將床角凸起的石塊往下一按，床後便有道暗門無聲打開，露出一條點著燭火的通道。

摸索著順著通道往下，他行動如貓，腳下絲毫沒有聲音，走了一半，一股若有若無的腥氣飄入鼻腔。他皺了皺眉，這味道像是血又混合了其他東西，說不出的怪。他屏息繼續往下，沒多久就進入一間密室，四下燈火通明，各種凌辱器具一一擺在桌面上，白衣混雜著他色衣物散落在地，魯德厚渾身赤裸、一動也不動地倒在地上，他身下還壓著一個人，露出一截藕臂！

心中大驚，他飛快上前將魯德厚的屍體抬起來，露出底下人的面目。那人大約十三、四歲，趴在地上，雙目緊閉，嘴角溢血，纖細脖頸上兩道青紅手印清晰可見，顯然是被掐死的。

死者雖然面容姣好，卻不是他白日所見的冷夜！

離傲鬆了口氣，將屍體放回原位，隨即心生疑惑。魯德厚死了，但他身邊的小信不是冷夜，那冷夜去哪了？

他繞著屍體走了兩圈。這魯德厚倒也死得風流，看樣子是合歡時血脈逆衝導致死亡，而被他壓住的少年遍體鱗傷，股間有紅白混雜的液體流下，生前恐怕受了不少折磨。

離傲「嘖嘖」兩聲，鄙夷魯德厚的不憐香惜玉。如此嬌嫩的少年，應該好好疼愛才是，哪有這麼折磨人的。都說因果報應，這就是魯德厚的現世報，只可惜那少年做了陪葬。

眼看自己喜愛的美人不在此處，離傲也無意多作停留，正要走，忽覺不對，又折回繞著屍體看了看，若有所思。

客棧裡，看到主子居然一個人回來，小舒很是驚訝，「少主，您不是去救那個叫冷夜的小信嗎？怎麼一個人回來了？人已經死了嗎？」

「別烏鴉嘴！」離傲抬手給了他一記栗爆，「我去時人已經不在了。」

「啊？」小舒吃驚地張大嘴。

離傲沒再解釋，想著在密室中見到的一切，饒有興味地自言自語，「我就說那樣的人怎麼可能是個小信……」

「少主您說什麼？」小舒捂著腦袋問。

離傲不答僅道：「小舒，你再去查查那個冷夜的來歷，包括他的身世背景、性情，還有他在進入天香樓之前是幹什麼的，關於他的一切都給我查清楚！」

第二天，小舒就將冷夜的來歷打聽回來。

冷夜出自官宦人家，因父輩犯事而受牽連，貶為賤籍。他來天香樓之前待在另一個城鎮的青樓裡，因性情清高得罪了不少人。他這種因罪充妓的人雖然不允許贖身，但買賣還是可以的，原來的老鴇嫌他不賺錢，就將他賣給了天香樓。

過了兩天，魯德厚過世的消息才傳出，說是年事已高，一時激動而猝死，不知情的人還在為江湖又殞落一位老宿而惋惜，卻不知曉魯家祕密派人將小信的屍體運回天香樓。

少年的屍體已經腫脹腐爛，但面目還依稀可辨，天香樓的老鴇見了沒多說什麼，收下魯家給的豐厚銀兩也息事寧人了。

聽完小舒打聽來的一切，離傲肯定冷夜定是離開天香樓後被掉了包，而那日在院落中看到的少年正是殺死魯德厚的凶手。

若說魯德厚之死是罪有應得，那麼冷夜之死呢？

離傲皺眉想起昨夜在密室中所見。本來他也以為魯德厚是精盡人亡，但仔細一想卻覺得不對，才又繞回去觀察，冷夜臉上沒有驚懼痛苦之色，反倒很安詳。更重要的是，冷夜看上去遍體鱗傷、滿身傷痕，可私處毫無損傷，股間那紅白混雜的液體也像是故佈疑陣。如果真是魯德厚所為，顯然不合常理。

離傲在此地又停留兩日，想要將那少年找出來，可惜毫無頭緒，加上他還身負要事，不得不離去。

但人雖走了，心裡卻記掛上這麼個人，囑咐小舒繼續調查。